

杨善洲同志是党员干部的
学习楷模

胡锦涛



大道健行

唐似亮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道健行

记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

DA DAO JIAN XING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道健行 / 唐似亮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7(1012.10 重印)

ISBN 978-7-222-08179-6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2281 号

策 划: 刘大伟 李银和

责任编辑: 李锦雯 王以富 高 照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大道健行——记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
作 者	唐似亮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小松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179-6
定 价	38.00 元

不朽的精神 光辉的历程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田欣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90 华诞前夕，云南省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创作了十部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多个方面，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我省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辉煌成果和艰辛历程。生动、真实、客观并富于作家感性的观察角度和直敏的情感体验，为建党 90 周年，留下了一份生动记录，为经济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份可资参阅的文学读本。这十部文学作品的出版，值得祝贺。

文学事业是永恒的事业。因为文学是伴随历史而前进的，是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的“人民性”也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观照中。列宁就评价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是“历史的镜子”。这个评价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至今也是我们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上个世纪后 20 年和新世纪世界最瞩目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事件。和全国一样，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走过了不平凡的改革发展历程，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有幸经历并伴随这个历史进程，对作家是幸运的。我们一贯倡导作家要深入生活，这合乎文学的创作规律，是科学发展观对于文学事业科学指导的主体部分。因为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把握时代脉搏，激发创作灵感，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出云南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作出真正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文学作品。

这十部文学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新闻性与文学



性的统一，但这个“统一”不是“文学”与“新闻”的单纯叠加，而是新闻的客观性本身就具有无数生动感人、极富时代特征的元素。这些历史的片段、事件、人物，对新闻来说，从事件的整体到具体的细节，都必须以真实为生命，通过事实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表达观点、立场和主张。但对于报告文学而言，在追求真人真事的同时，也追求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因而有可能完成新闻中不能完全概括的思考、对照、挖掘、回顾、综合阐发及艺术化的再现和释放艺术语言的强大感染力等等。所以，报告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便于传播的文学样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震撼世界的十日》、《红星照耀中国》等等，都曾改变了世界的目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一个民族、一段历史的走向、命运。

中国共产党在 90 年既艰辛曲折，又充满各族人民、党员干部、人民军队、社会各界创新性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有很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具有永久魅力的事迹。历史永远具有美好的“故事”，永远不乏妖娆风姿，只是我们的作家能否找到她、发掘她、理解她，并通过文艺创作劳动展示她。这里，就有一个“被感动也感动人”的问题，“被感动”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作家不会激发才艺和想象力，便谈不上有好的作品。那么，“被感动”是否也存在一个“前提之前提”呢？我想是存在的。一个作家没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固然是很大的缺失，但如果没有对人民的真挚情感，没有对历史的深邃理解，没有对党和国家的坚实责任，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就不会被激发与被感动，就没有创作的原动力。这并非对作家的努力有所苛责，相反的是，我从他们业已取得的成绩中，恰恰看到了这一点是如何重要，如何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败。十部文学作品，不可能水平一样齐整，会有一些参差，还会有作者知解表达的不同。但我看到，参与这个写作工程的每位作家，都注意到在记录真实历史的同时，把突出“人”，即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感人事迹，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说文学创作源自实践，源自生活，归根到底是源自人民。纵观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无不是把人民作为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服务主体，把最美好的人生感悟奉献给人民。我认为，这

也是这次写作活动的重要启示。

一部文学作品、一台戏剧、一部电视剧和电影、一首歌曲等等，当它出版、演出或歌唱后，它就不再是作家、艺术家个人（或创作群体）的自由创作，而是社会产品。围绕着阅读、观赏、品评，是一个作用于受众精神和心理的“场”。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效果，及其导向作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通过审美直达人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促进社会和谐起到推动作用，对文化的发展也会有基础性的再创作的推助力。一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作品，即使赢得再大的市场，这也是对文学的亵渎，是文化的垃圾。围绕这一中心环节，广大作家艺术家，包括各级文艺主管部门、各专业团体，都要作出持久的努力。

让人欣喜的是，近几年来，云南的文学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先后有一大批力作，如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于坚的《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雷平阳的《云南记》、黄晓萍的《真爱长歌》、吴然的《踩新路》等等，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这充分说明我们云南的作家是努力的，是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也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只要我们扎根云南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扎根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就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既“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云南的文艺百花园一定会更加绚丽多彩。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革命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的新中国，直到今天的震撼世界的极其伟大的改革发展事业，其间经历了无数曲折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必将深远地影响世界的未来。在这个伟大时刻，作家们抒写时代豪情，高奏时代凯歌，记录时代足迹，阐扬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祝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祝时代的文学与时代携行！

目 录

不朽的精神 光辉的历程（序） / 张田欣	1
----------------------------	---

引 子	1
一 天远小个山	6
二 人生第一春	20
三 民生食为天	38
四 命脉手中握	65
五 逆风任我行	80
六 寸心世人知	110
七 碧树天涯绿	151
八 至爱深似海	183
九 日月昭天地	217
十 忠魂慰长空	245
尾 声	267

引 子

2010年9月27日，一架民航客机从昆明机场腾空而起，掠过五百里滇池，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

这是一个普通的支线航班，经常座无虚席。乘客多数是当地人，不时也会有旅游团队和外地人搭乘。飞机爬升到平飞高度，便一路向南。此时正是仲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洁白的云团下，一会儿闪过湛蓝的洱海，一会儿闪过缠绵的礼社江和澜沧江。似乎一眨眼工夫，空姐就在广播里报告说，即将抵达本次航班的终点机场。机上的乘客，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机翼下的山川河流和田野。

这是一个云南高原上常见的平坝，但和其他平坝稍有不同，坝子四周的山冈翠色欲流，茂密的森林连绵起伏，铺展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方。坝子上，村镇星罗棋布，周围是金色的田野。其中有大片大片的长条形田块，就像用墨斗弹出来似的，田里黄澄澄、平展展的稻谷，有一种大平原的气势和韵味，让人为之荡气回肠。

云南不是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了吗？电视上不是说云南高原变成了黄土高原了吗？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相继到了云南，看到的不应该全是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大地开裂、人畜饮水困难的吗？怎么这个地方山青水绿，稻田满栽满插，旱地没有一块撂荒？虽然一些庄稼已经收割，一些正在成熟，但那种让人沉醉的秋色，不是说明大地丰收了吗？难道这个地方没有受到干旱的困扰？

容不得人们多想，飞机已穿过淡淡的云层，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航站楼顶上的两个大字告诉人们：保山到了。刚一停稳，乘客们就纷纷站起来收



拾行李，准备下飞机。

机舱门打开，乘坐头等舱的旅客最先走下舷梯。守候在舷梯旁的保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松，市委副书记李雄，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马永福等地方领导迎上去，与走下舷梯的人紧紧握手，说：“辛部长，你们辛苦了！”

原来在这个普通的航班上，搭乘有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有从北京来的中组部老干部局一处处长赵胜利，还有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副巡视员杜敏生等。

几句简单的介绍和寒暄，各位领导登车驶出机场，朝不远处的市中心驶去。

保山是滇西重镇，历史悠久，人文深厚。滇西最早的原始居民“蒲缥人”，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春秋战国时为古哀牢国，相传其先人祖母叫沙壶，生了十个儿子，长大后，九个哥哥共同推举小弟九隆为王，建立了古代国家，从此代代相传。到了哀牢，已经不知多少代了。虽然进入了“往往邑居”的时代，但由于“散在溪谷”，其地处“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公元前109年，汉王朝设县置吏，古哀牢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正月，哀牢王柳貌“内属”，设立了永昌郡，置博南、哀牢两县，划益州西部六县隶属永昌。据古代文献记载推测，永昌郡的辖地大致相当于今滇西、滇南及缅北广大地区，户口分别为231897户1897344人。历史典籍中，留下了一首十分难得的古歌：

汉德广，开不宾。

度博南，越兰津。

渡兰仓，为他人。

千年历史风云，从此在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永昌郡一路下行。唐宋时为南诏的永昌节度；大理国时期改设永昌府；元初设永昌三千户，后又改设永昌府，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驻永昌；明代先后置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军民府，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设保山县为“府附郭”；清代设永昌府，领土府一，厅、县、土州、长官司各二及安抚司三、宣抚司五。1913年废府设县，因府名与甘肃永昌县同名，遂更名为保山。新设立的腾越道迁往腾冲，辖区扩大至今保山、临沧、丽江、

大理、德宏、怒江、迪庆等州市；1930年裁道设第一殖边督办署；1940年改设腾龙边区；1942年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迁回保山；1948年改设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再移腾冲，辖4县、7设治局。1950年1月5日，设立保山专员公署。1956年撤销保山专区，并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963年恢复保山专区，此后一直为专员公署驻地，辖区基本上稳定下来。2001年6月，保山撤地区设保山市，辖隆阳区、施甸县、腾冲县、龙陵县、昌宁县一区四县，共2个街道、24个镇、46个乡（其中11个民族乡）。总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

目前国内旅游炒得最火的著名的腾冲火山地质公园、生物多样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和黄龙玉，就在保山地界上。来保山的人多，保山也因此热闹起来。

今天到保山的领导，是调查研究还是例行的工作检查？

车子驶入市区，没有驶往市委办公楼，也没驶往高档宾馆，而是驶向市中心的保山市人民医院。车子停下，一行人下了车，直接上了住院楼，进入一间稍显宽大的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如平坝外的山川。虽然眼窝凹陷，但两眼却放射出坚毅的光芒。看到有人进来，他想直起身子，却没能坐起来。嘴唇动了动，想打招呼，却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保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松对老人说：“老书记，辛部长代表中组部和李部长来看您了。”

中组部？李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吗？没听错吧？

没听错。

辛桂梓弯下腰，对老人说：“我代表中央和李部长来看望您。您要好好养病。”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嘴唇又动了动，从口型上看，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两个字：“谢谢！”

这是辛桂梓一个月内第二次专程到保山，到医院来看望这位已经说不出话来的老人。



第一次是9月19日，受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委托。仅仅过了六天，第二次专程赶来，是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的委托。

这位老人是什么人？生病住院何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专门派人从北京来到滇西南的保山？可见这位老人非同一般。

和上次的看望不同，这一次，北京来的人带来了李部长的一个批示，当场宣读给病床上的老人听。李部长的批示是：

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他的先进事迹和思想境界十分感人，他是老干部中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建议作为创先争优的重大典型予以宣传。

哦，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是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这个批示是9月17日那天，中组部长李源潮在一份《人民日报》内参上看了一篇题为《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的文章之后做出的。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也随即做了批示：

杨善洲同志六十年如一日，恪守信念，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忘我工作。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始终如一地践行了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始终如一地发挥了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是我省老干部的优秀代表，是“创先争优”的突出典型，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楷模。望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精心安排，结合“创先争优”深入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

杨善洲静静地躺着，听着，李部长的批示宣读完，他的脸上泛起一丝平淡的笑容。

考虑到杨善洲的身体需要静养，辛桂梓等领导稍事停留了一会儿，便走出病房，与守候在走道上的杨善洲子女及亲属一一握手。

或许是现代医学科学的作用，或许是精神动力的支持，已经好多天说不出话来的杨善洲，在医院里度过了中秋节，度过了国庆节。10月10日下午，他生命时钟的指针，永远地停留在了15时零8分。

杨善洲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

10月11日下午，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第三次赶

到保山，参加杨善洲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遵照杨善洲生前的遗言，身后一切从简，只搞了一个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但进入仪式大厅的人们，还是发现了仪式的高规格。大厅两侧，陈列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送来的花圈；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省委副书记、省长秦光荣，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省政协主席王学仁，中央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孙淦，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正富，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应楠，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晏友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映萱，副省长孔垂柱和省老领导黄炳生等也送来花圈表达哀思。

遗体告别仪式一结束，辛桂梓等领导就驱车 100 多公里，来到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委会大柳水村杨善洲的老家，看望和慰问杨善洲同志的夫人张玉珍，转达了李源潮部长、中央组织部和白恩培、秦光荣、李纪恒等领导的亲切慰问。

笔者于 11 日晚上 9 点多钟才抵达保山，没能赶上遗体告别仪式，但在保山采访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于杨善洲，当地干部群众几乎众口一词：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无意之中，一种充满民间文化意味的说法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啊！他走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两个十啊！10 月有个十，10 日有个十，这不是十全十美吗？

还有人说：比十全十美还要高。2010，不是还有一个十吗？

民间评论，让我叹服不已！



一 天远小个山

1

远在天边的山，不管多高，看上去都很渺小。

怒江北岸的一片大山，最高处虽然时有云遮雾罩，但远远看去，那些山峰如浪涛，从天边拍打而来，又向天边席卷而去，看不出有什么雄伟之处。

山高林密，既让人有恐怖感，也让人有安全感。尤其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一有风吹草动，人就往山林里跑。如果与谁结下了仇隙，就会千里迢迢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坳落脚，让大山阻隔住外面的纷争，自己躲入一方清静，过着平淡的日子。过些年出山，人非物是，恨灭怨消。千百年来，许多村庄就这样藏在这些大山的皱褶里，让人摸不清虚实。

大柳水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大柳水的村民们，不知道祖辈们是怎样搬到这条山沟里来的，又是怎样找到这个地方的。后辈们没有心存感激，反而有一点点怨言：天下好地方多着呢，为什么不找一个比这儿好的地方？

大柳水确实不怎么样。这一片的大地名叫陡坡，背后的山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一条条深深浅浅的箐沟，把一座座山分割得七零八落。山陡坡就陡，从山上流下的水也陡。

大柳水夹在一前一后两列陡山间，沟里长年有水，时大时小，沟两边长着两排柳树，村子叫做大柳水，树也占了，水也占了。

先搬到大柳水的人家，房子沿着沟边盖，依水傍山。后来的人家没地方，便往山坡上盖。房子盖到半山腰，出门回家，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怨言在所难免。不过只是口头上说说，说过了，一样地过日子。

大柳水杨家肯定是后来的，茅屋只能盖在村边的山坡上。但漂泊的人家

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再陡，再边，再难走，也觉得十分幸运。

1927年的中原，血雨腥风。西南边陲的滇西，相对平静。1月4日，杨家的破茅屋中，传出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精赤身子的小生命呱呱坠地，破茅屋里一下充满了阳光。以旧历算，这是1926年的腊月，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刚刚到来，添丁增口，总是一件喜事。穷人家没有其他奢望，只求自己的儿子长得壮实，于是就给这个腊月里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小名：黑蛮儿。

“黑蛮儿”是云南土话。别方人称云南人为“南蛮子”，云南人不嫌弃，对“蛮”字情有独钟。但“蛮”字的意思已经演化，意为壮实；音也变了，读作“蛮儿”，是两个字的合音。普通话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对应的音和词。云南农民没多少讲究，认为黑是粗壮，蛮儿是有力气。有这两条，就够了。

黑蛮儿来到人间，睁开眼，看到的是对面的陡山和脚下的深沟，陡山与深沟之间，是一条扁担宽的天空。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更不能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黑蛮儿降生的人家，用一个字可以概括：穷！

穷是穷人的身份证，但同是穷人家，还穷出了不同的档次。

黑蛮儿家在村子里，绝对属于最穷的人家之一。没有田，没有地，更没有牲畜，只有一所破茅屋，屋顶到处是“眼睛”，睡在屋里，夜里可数天上的星宿。碰上刮风下雨，屋子里四壁透风，八面滴水。

穷人家不比较，破屋烂房，总比没有强。头上有一个顶的，就算得上有个家了。有了家，吃喝拉撒，生儿育女，一样有条不紊。黑蛮儿会走路了，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过了两三年，又生下一个妹妹。这样一来，杨家成了一个大家庭，人丁兴旺。祖父（爷爷）是全家的顶梁柱，父亲、母亲和叔叔、婶婶是梁、椽，黑蛮儿和两个妹妹在祖父、父母和叔叔、婶婶的庇护下，其乐融融。

黑蛮儿的童年多少有一些“优越”。黑蛮儿是这个大家的独儿子、独孙子，为着传宗接代，为着杨家的未来，黑蛮儿当然得宠一些。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生一个男孩不容易，养活并长大成人更不容易。长辈们怕这根独苗苗有闪失，便按照当地习俗，给他讨个封口，即拜祭一个干爹，另取一个名字。这在当时很普遍，小孩子爱哭，拜一个；爱生病，再拜一个。习惯上



把拜祭干爹叫做打干亲家。

打干亲家也要讲门当户对。选来找去，找到了一户赶马人。登门说明来意，赶马人没有推辞，但一时想不起来该给干儿子取个什么样的名字。虽然穷人的名字不讲究，但也要有一点意思。赶马人想了好一阵，瞟了一眼堂屋外的院子，突然看到院子里有一棵拴马桩。这棵拴马桩立了几十年了，拴了几百千次马，还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赶马人灵机一动，说：“我这个干儿子就叫马桩吧！”

于是，黑蛮儿有了第二个名字：马桩。

拴马桩稳当，赶马人的干儿子马桩，平安地度过了小孩子最容易夭折的年月。

独苗苗马桩生在穷人家，糊口是头等大事。从记事开始，马桩也要劳动。春天，山上的野菜萌发，在最嫩的时候，马桩和妹妹提个篮子走出家门，或约上村里的小伙伴，或跟着父母亲，到对面大山上采摘野菜。

8

这是一本生活的书，打开书，里边的内容很丰富。到了山上，父母亲告诉马桩和妹妹，什么野菜出在什么季节，什么野菜长在什么地方。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外表好看，里边却有毒。身教言传，马桩和妹妹心领神会。不几年，不用大人带领，兄妹仨也可以自个上山。一般情况下，上了山，只要能吃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拿回来。好的拣出来，拿到街上卖；孬的留下来自己吃，填饱肚子就行。

家的对门是山，家的背后是山，走在村子里等于走在山上。出门上对面和背后的大山，等于天天远行。村子里不独马桩一家穷人，采摘野菜生活的穷人家多，采摘的路就越走越远。到了野菜即将老硬的时候，天蒙蒙亮就得出门，傍黑才能回来。一天走多少路，翻几架大山，马桩不问，别人也不说。

幼小的马桩没有想到，采摘野菜的这片大山，日后会和他的一生纠缠不休。先是妹妹嫁到大山里，接着是自己藏到大山里，再后来，他的晚年时光，全洒在大山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片大山里走的路多了，看到的東西多了，穷孩子马桩不时也会有美丽的幻想。好的野菜不是要拿到街上卖吗？街在哪里？街上好不好？街是什么样子？

这些问题过于艰深，马桩搞不懂，只有去问母亲。母亲对儿子说：“街在大山外。顺着下面淌水的沟往下走，走出山，可以看到一条河，这条河叫姚关河。河边有平地，平地叫坝子。坝子里有田，有田就有白米吃。过了河，往前走到了摆马村，再往前，就到了姚关。街子在姚关。”

马桩问母亲：“街子什么样？”

母亲说：“街子什么样？两排大瓦房，中间一条石板路，路边的铺子一家接一家。”

马桩又问：“街上只卖野菜吗？”

母亲笑了，说：“街上什么东西都有卖的。”

母亲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儿子，快快长。等你长大了，妈带你去赶姚关街。”

马桩听了，心里也很渴望。渴望自己赶快长大，然后跟着母亲走出大山，走到坝子里，走到姚关街，哪怕只看一眼也行啊！

在马桩的心里，姚关街子是大山外最诱人的世界。

2

似乎一眨眼就挨到了9岁。一天，爷爷突然对马桩说：“孙子，明天送你去读书，你要好好读。”

读书？我可以去读书？听说要去读书，马桩好不高兴。

村子里能读书的人凤毛麟角，穷人家的小孩子可以去读书，能不高兴吗？

下决心送马桩到私塾读书，爷爷和父母亲可不容易。杨家穷，这棵独苗苗，只有通过读书，日后才有可能出人头地。读书改变命运，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次日一早，马桩跟在父亲身后，走上去私塾的路。

大柳水村办不起私塾，陡坡唯一的一所私塾在大寨。大寨离大柳水两三公里，路边有树林，野物多，孩子太小，路上大人不放心。私塾已办了两年，马桩9岁才去读。

读私塾要交学费。这所私塾不完全是传统私塾，民国建立快20年了，许



多新东西还是传到了大山深处。创办这所私塾的人，以凑分子的方式设立学董，三个学董共同出资。不足部分，由学董去联络有条件读书的人家，动员这些人家的孩子来读书，交纳的学费，等于凑给私塾的股份，学生家长成了小股东，收益分配是孩子的教育。这种方式，比先前的私塾正规多了。人生的第一个教师一般不会被遗忘，若干年之后，杨善洲还记得那个教私塾的先生，他的名字叫杨大才。

马桩和父亲来到私塾，交了学费，先生要给学生登记，就问：“叫什么名字？”

马桩的父亲回答：“叫马桩。”

先生问：“你家姓马？”

马桩的父亲说：“我们家不姓马，姓杨。”

姓杨，跟先生同一个姓，五百年前说不定还是一家人，距离拉近了。先生说：“姓杨？怎么取个名字听着像姓马的？”

马桩的父亲赶快说：“是拜祭一个赶马人给取的。”

先生“哦”了一声，说：“那就是说，孩子还没有取大名？”

马桩的父亲说：“我们没有文化，取不来，请先生取一个。”

同一个姓，态度谦恭，先生乐于奉献，想了想，就说：“我看，这孩子就叫杨善洲吧！”

马桩的父亲听不懂，想问，又不好开口。

先生看出来了，说：“善是善良的善，洲是三点水的洲。木易杨，要有水才行。”

黑蛮儿有了第三个名字：杨善洲。

先生取了大名，从课堂上叫起。有了大名或学名，小名渐渐被人忘记了。几十年后，只有母亲还会叫黑蛮儿这个小名。而马桩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晓。

穷人家的孩子能进私塾读书，当然想好好读。尽管学校有了新成分，但因为不是正规的国民教育，读的还是老辈人说的“老章书”，不外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什么的。不管读什么，都可以识字，9岁的杨善洲读得很认真。跟着先生读，然后通篇背。跟着先生一笔